草堂

CaoTang

2019
第05期
总第33卷

封面诗人

韩东_大约只有雾知道（组诗）

实力榜 李　浔_又见江南（二首）
非常现实 孙晓杰_城中村
最青春 朱永富_水的尽头相遇大河（组诗）
大雅堂 曾纪虎_花树（外一首）
实验经纬 赵卫峰_时光，你好（组诗）
中国诗家访谈 柏桦VS周东升_柏桦：从封闭到瞌睡到写作……



非外借

主编　梁平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草堂

CAO TANG

有温度有质感的大唐风骨
有颜面有尊严的当代诗歌

顾　　问 黄新初 吉狄马加

主　　任 梁　平 宋　凯
副 主 任 张新泉 李　怡
编　　委 尚仲敏 姜　明 陈海泉 赵晓梦
　　凸　四 彭　毅 李明政 崔建华

主　　编 梁　平
执行主编 熊　焱

副 主 编 李海洲（特邀）
编辑部主任 桑　眉
美术总监 宋　早
责任编辑 程　川 余　岚
发稿编辑 李龙炳 余幼幼 张晚禾 吴小虫
责任校对 蓝　海 安　素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（成都市槐树街2号）
网　　址 www.scwys.com
电　　话 028-86259287（发行部） 028-86259303（编辑部）
传　　真 028-86259306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　610031
印　　刷 四川川印印刷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85mm×260mm　开　　本 16开
印　　张 7　字　　数 170千
版　　次 2019年05月第一版 印　　次 2019年05月第一次印刷
书　　号 ISBN 978-7-5411-5387-7
定　　价 15.00元

投稿 / 联系邮箱：ctsk2016@126.com
电话：028-61352760/86640163
地址：成都市锦江区书院西街1号亚太大厦7楼草堂诗刊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草堂. 第33卷 / 梁平主编. -- 成都 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9.5
ISBN 978-7-5411-5387-7

Ⅰ. ①草… Ⅱ. ①梁… Ⅲ. ①诗集－中国－当代 Ⅳ. ①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55923号

特别鸣谢：
尚仲敏（诗人）
彭　毅（诗人）
何　春（诗人）
小青草慈善论坛
向全国贫困中小学捐赠
《青年作家》杂志
《草堂》诗刊

Contents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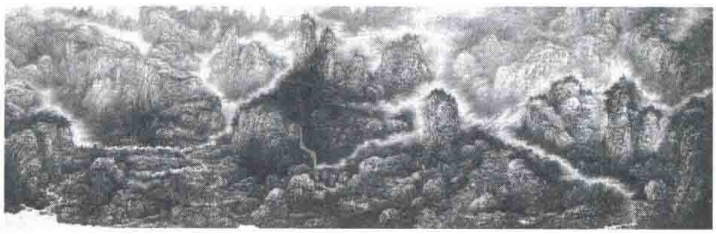
2019-05（总第33卷）

[封面诗人]_4
韩　东_大约只有雾知道（组诗）
韩　东_好东西出于意外
张厚刚_韩东诗歌的“现象学”与“辩证法”

[实力榜]_18
李　浔_又见江南（二首）
沉　河_沉默的智慧（组诗）
李成恩_一个人的内心里全是薄雾（组诗）
舒丹丹_见证，或创造（组诗）

[非常现实]_35
孙晓杰_城中村
曹宇翔_尘世恩典（组诗）
赵亚锋_生与死靠得有点近（组诗）
漆宇勤_世人各有各的苦（组诗）
白公智_人类的悲伤还没有用完（三首）

[最青春]_45
朱永富_水的尽头相遇大河（组诗）
雷晓宇_人间写下的留白（组诗）
周园园_梦里都在劝诫自己（组诗）
阿　步_它们已然长成果实（组诗）
郑在欢_动物死尸（三首）



封面绘画：任光荣

[大雅堂]_56

曾纪虎_花树（外一首）

曹　琨_在闪电中的告别之吻（组诗）

春　树_伤疤（外一首）

小　葱_我们看见彼此的车站（三首）

傅　云_河堤（外一首）

张小末_当年明月在（三首）

王　政_醒来（外一首）

向武华_手印（外一首）

谭　明_小场景（三首）

缪立士_深夜的病房

陶　杰_深度爆破

李桥航_蝴蝶标本

落　风_白

半　城_光阴的音乐性（三首）

蓝　帆_风来采诗（外一首）

石晓红_一棵树

桂兴华_新书架里的旧瓦片（外一首）

谭晓春_号子的回声

彭　杰_花之夏（外一首）

王向威_无数的我（外一首）

适　凡_抵达

[实验经纬]_75

赵卫峰_时光，你好（组诗）

殷龙龙_总有辛苦的人最后到家（组诗）

[中国诗家访谈]_80

柏桦VS周东升_柏桦：从封闭到瞌睡到写作……

[子美逸风]_94

崔杏花_崔杏花词选

杜　均_杜均诗选

李松筠_祭祀诗

[第二届草堂诗歌奖剪影]_98

邱华栋_致敬中国的诗歌精神

田　蓉_成都自古以来就是诗歌之都

第二届草堂诗歌奖·获奖者

第二届草堂诗歌奖·颁奖现场

草堂

CAO TANG

有温度有质感的大唐风骨
有颜面有尊严的当代诗歌

顾　　问 黄新初 吉狄马加

主　　任 梁　平 宋　凯
副 主 任 张新泉 李　怡
编　　委 尚仲敏 姜　明 陈海泉 赵晓梦
　　凸　凹 彭　毅 李明政 崔建华

主　　编 梁　平
执行主编 熊　焱

副 主 编 李海洲（特邀）
编辑部主任 桑　眉
美术总监 宋　早
责任编辑 程　川 余　岚
发稿编辑 李龙炳 余幼幼 张晚禾 吴小虫
责任校对 蓝　海 安　素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（成都市槐树街2号）
网　　址 www.scwys.com
电　　话 028-86259287（发行部） 028-86259303（编辑部）
传　　真 028-86259306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　610031
印　　刷 四川川印印刷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85mm×260mm　　开　　本 16开
印　　张 7　　字　　数 170千
版　　次 2019年05月第一版 印　　次 2019年05月第一次印刷
书　　号 ISBN 978-7-5411-5387-7
定　　价 15.00元

投稿 / 联系邮箱：ctsk2016@126.com
电话：028-61352760/86640163
地址：成都市锦江区书院西街1号亚太大厦7楼草堂诗刊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草堂. 第33卷 / 梁平主编. -- 成都 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9.5
ISBN 978-7-5411-5387-7

Ⅰ. ①草… Ⅱ. ①梁… Ⅲ. ①诗集－中国－当代 Ⅳ. ①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55923号

特别鸣谢：
尚仲敏（诗人）
彭　毅（诗人）
何　春（诗人）
小青草慈善论坛
向全国贫困中小学捐赠
《青年作家》杂志
《草堂》诗刊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Contents
目 录

2019-05（总第33卷）

[封面诗人]_4
韩　东_大约只有雾知道（组诗）
韩　东_好东西出于意外
张厚刚_韩东诗歌的“现象学”与“辩证法”

[实力榜]_18
李　浔_又见江南（二首）
沉　河_沉默的智慧（组诗）
李成恩_一个人的内心里全是薄雾（组诗）
舒丹丹_见证，或创造（组诗）

[非常现实]_35
孙晓杰_城中村
曹宇翔_尘世恩典（组诗）
赵亚锋_生与死靠得有点近（组诗）
漆宇勤_世人各有各的苦（组诗）
白公智_人类的悲伤还没有用完（三首）

[最青春]_45
朱永富_水的尽头相遇大河（组诗）
雷晓宇_人间写下的留白（组诗）
周园园_梦里都在劝诫自己（组诗）
阿　步_它们已然长成果实（组诗）
郑在欢_动物死尸（三首）



封面绘画：任光荣

[大雅堂]_56

曾纪虎_花树（外一首）

曹　琨_在闪电中的告别之吻（组诗）

春　树_伤疤（外一首）

小　葱_我们看见彼此的车站（三首）

傅　云_河堤（外一首）

张小末_当年明月在（三首）

王　政_醒来（外一首）

向武华_手印（外一首）

谭　明_小场景（三首）

缪立士_深夜的病房

陶　杰_深度爆破

李桥航_蝴蝶标本

落　风_白

半　城_光阴的音乐性（三首）

蓝　帆_风来采诗（外一首）

石晓红_一棵树

桂兴华_新书架里的旧瓦片（外一首）

谭晓春_号子的回声

彭　杰_花之夏（外一首）

王向威_无数的我（外一首）

适　凡_抵达

[实验经纬]_75

赵卫峰_时光，你好（组诗）

殷龙龙_总有辛苦的人最后到家（组诗）

[中国诗家访谈]_80

柏桦VS周东升_柏桦：从封闭到瞌睡到写作……

[子美逸风]_94

崔杏花_崔杏花词选

杜　均_杜均诗选

李松筠_祭祀诗

[第二届草堂诗歌奖剪影]_98

邱华栋_致敬中国的诗歌精神

田　蓉_成都自古以来就是诗歌之都

第二届草堂诗歌奖·获奖者

第二届草堂诗歌奖·颁奖现场

封面诗人

Featured poet

韩 东 _ 大约只有雾知道（组诗）

韩 东 _ 好东西出于意外

张厚刚 _ 韩东诗歌的“现象学”与“辩证法”

大约只有雾知道（组诗）

韩东

[悼念]

有一条路是从家到医院到殡仪馆到不知所踪
他们说是从安适到病苦到抗拒到解脱。
这是一条直路就像一意孤行
他们说是轮回你会回到原来的地方。
当你离家时我们全都在这儿
而当你归来所有的人都已经相继远行。

有一条路是从家到楼顶到地面到殡仪馆到不知所踪
他们说是从痛苦到挣扎到终于解脱。
这是一条断头路你一意孤行
他们说就像轮回你会一次次回到楼顶。
当你在那儿时我们全都不在
而当你飞翔时所有的人都在下面爬行。

“到处都是离开家的路”——死者写道
但没有任何一条路可以带你们回来。

注：“到处都是离开家的路”，出自外外诗作《来去之间》。

[看雾的女人]

她立在窗边看雾
什么也看不见
于是就一动不动，使劲地看。
而我看着她，努力去想
这里面的缘由。

远处大厦的灯光从微弱到彻底消失
难道她要看的就是这些?
当窗户像被从外面拉上了窗帘
她也没有离开
背对没有开灯的房间
也许有影子落在那片白亮的雾上。

她看得很兴奋，甚至颤抖
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刚刚失去慈父的女人。
大约只有雾知道。

[失 眠]

有时，你无缘无故地失眠
不是为了一句诗，也不是为了某个人。
心中无事，以为可以睡一个好觉
但突然就醒了。你闭着眼睛把自己关在里面
睡眠所需的空间不是一个房间或者一张床
而是身体伸展或扭曲构成的黑暗。
你悬浮在那里，只有睡着了才会降落。
不是一个梦，也不是现实
只是一个空洞需要填补。
你的生活在此处豁开
失眠让其绽放——一朵黑色的无影之花。
一个大蘑菇。

[死 神]

我想起他的眼睛，使劲瞪着
也许没有瞪但睁得很圆。
面色红润，像上了油彩
说话的声线也有变化。
似乎他从来没有这么精神过
无论病前还是病后。
有某种期待是陌生的，我说不上来。
他向我们展示走路、弯腰
手扶住病床栏杆转脚脖子
左转一下右转一下。
他的所作所为甚至可以称之为轻佻。
病房里笼罩着一片黄铜色的光

这个人几乎没有影子。
他是我岳父，但说到那会儿
我只能称其为“这个人”。
三天后我们收到噩耗
我又想起那片黄色的光
和医院外面下午的阳光无缝对接。

[工作室]

这个地方在城市边缘，非常偏僻
到达时，街灯把林荫小路映得雪亮。
又静又亮。我的工作室就在这儿
但我不会工作到黎明。
我只是很偶然地来到了这里——
像某人的故居，和树林后面的江流
一样永恒。

仅仅是把影子映在那面白墙上
就足够幸运，更何况一道铁门
正为我徐徐移开。
我不想进入到那个幽深芬芳的院子里
为时尚早。
让我在外面站一会儿或走一会儿
走一会儿再站一会儿。

[他的头发那么白]

——给钱小华

平安夜，我们在天上航行
看见窗外的一轮明月
光芒四射，照进了客舱
照耀着坐在我身边的基督徒朋友。
他告诉我他梦见了上帝
耶稣拉着他的手走在阳光里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“他的头发那么白，不
那么金黄，披垂在肩上……
我们就像父子一样……”
我的朋友五十岁
可耶稣永远是一个青年。
“他的头发那么白……
上帝可怜我这个孩子……”
这是可能的。然后
我睡过去了一会儿
半梦半醒之际涌起一阵异样的敏感
能感到我们正飞过云层下面的一个小村庄
似乎就是耶稣诞生的那个小村庄。
上帝是一位古老的圣婴
怜悯我们这些未来的老人，是可能的。
“他的头发那么白……”
像此刻天上的月色清辉。

[隔墙有耳]

隔壁传来邻居的说话声，
孤单中不禁一阵温暖。
然后，我听清了，原来是法语，
这大大地出乎我的意料。
一样的琐屑和唠叨，嗡嗡的人声底蕴
和我们那也是一样的。
男人、女人、孩子，
杯盘的声音……
大约是周末聚会，他们吃饭一直吃到很晚。
亲切而内向，一定是在
讨论他们彼此的生活，
不像在议论世界。
这中间有几次意味深长的停顿，
仿佛我马上可以加入进去。

[读海明威]

我在读一本三十年前的旧书，
书页已经发黄变脆了，
像被岁月之火焚烧过，
而火焰已经熄灭。
揭开的时候寂静无声，
它的分量变轻了。
这是我带在身边的唯一的一本书，
被置于包中或者枕边。
硬汉已死，译者星散，
书籍本身也岌岌可危。
只有那些打猎的故事永存，
并且新鲜，就像
在一只老镜头里看见了清晨。

[默 契]

深夜，我们走在街上
听着两个人的脚步声
彼此不发一言。
有一种走向某处或者
任何一个地方的默契。
河边传来一个女人片段的笑声
那是被一个男人逗乐的（我猜）。
但听不见男人的声音。
这是另一种默契
滞留在此的默契。
我们很快地走过去了。

除此之外，深夜的事物就只有
眼前的这条直路。
河水奔流在附近的黑暗中。

[两三个]

两三个朋友，两三个敌人
两三个家人，两三个爱人。
不能太多，但也不能
少于两三个。

现在，他们（两三人）
坐在这里和我吃一顿晚餐。
其中有我的敌人、我的朋友
有一个曾经是我的爱人。

一道光照亮了杯盘狼藉
有一个人此刻只是位置
是一把沉默的高背椅。
但无须加以增补
——已经到了结束之时。

[马尼拉]

一匹马站在马尼拉街头
身后套着西班牙时代华丽的车厢。
但此刻，车厢里没有游客。
它为何站在此地?
为何不卸掉车厢?
就像套上车厢一样，卸掉车厢
并不是它所能完成的。
于是它就一直站着，等待着。
直到我们看见了它。
拉车的马和被拉的车隐藏在静止中
惨白的街灯把它们暴露出来。
如此突兀，不合时宜。
那马儿不属于这里。
我甚至能看见眼罩后面那羞愧的马脸。
你们完全可以在广场上放一个马车的雕塑

解放这可悲的马
结束它颤抖的坚持。
结束这种马在人世间才有的尴尬、窘迫。
没有人回答我。

[一位诗人]

在他的诗里没有家人。
有朋友，有爱人，也有路人。
他喜欢去很遥远的地方旅行
写偶尔见到的男人、女人。
或者越过人类的界限
写一匹马，一只狐狸。

我们可以给进入他诗作的角色排序
由远及近：野兽、家畜、异乡人
书里的人物和爱过的女性。
越是难以眺望就越是频繁提及。
他最经常写的是“我”
可见他对自己有多么陌生。

[风吹树林]

风吹树林，从一边到另一边
中间是一条直路。我是那个
走着但几乎是停止不动的人。

时间之风也在吹，但缓慢很多
从早年一直吹向未来。
不知道中间的分界在哪里
也许就是我现在站着的地方。

思想相向而行，以最快的速度
抵达了当年的那阵风。我听见
树林在响，然后是另一边的。
前方的树林响彻之时
我所在这边树林静止下来。

那条直路通往一座美丽的墓园
葱茏的画面浮现——我想起来了。
思想往相反的方向使劲拉我。
风吹树林，比时间要快
比思想要慢。

[奇 迹]

门被一阵风吹开
或者被一只手推开。
只有阳光的时候，那门
即使没锁也不会自动打开。
他进来的时候是这三者合一
推门、带着风，阳光同时泻入。
所以说他是亲切的人
是我想见到的人。

谈了些什么我不记得了
大概我们始终看向门外。
没有道路或车辆
只有一片海。难道说
他是从海上逆着阳光而来的吗?
他走了，留下一个进入的记忆
一直走进了我心里。

好东西出于意外

韩东

[写什么]

对一个“怎么写”已经具足的人而言，“写什么”自然更重要。“怎么写”具足指什么？就是说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套写法，并行之有效。

一代人执着于“怎么写”，这没有问题，但“写什么”却被一再忽略。后者也是阅读和进入写作的一个重要视角。“怎么写”一头独大是有其背景的。

这代人训练有素，文字平滑，编排有致，喜欢阅读和写作时的快感和舒服。局部考究，转换灵动自如，有一身武艺，但基本上是在空转。炫技表明了这代人良好的素养以及潜力，但就是有点不负责任。

现代诗的本质是自由，困境亦然。怎么写都可以，但需要某种来自个人的创造性的秩序整合相关因素。任何自外部建立秩序的努力都有违现代诗的根本。古典诗歌也需要来自个人的创造性的可能，但它的难题是在“不自由”中开辟道路。

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就是鼓励说不同的话，说你自己的话。用自己的语言说话、口对心是最基本的，是诚实也是真实的一个前提。

鉴别一位写作者是否自觉，要么他用自己的语言说话；要么他的语言方式是有传承的，但这种语言方式已经不那么热门，甚至于冷僻。对我而言他就不是在人云亦云。

诗歌中有语气，或者说腔调，但还是语气一词比较好。在语气中，说话的语气是最自由和本质的，最能体现个人的独特性。有歌唱的语气、吟诵的语气，还有散文的语气，但说话的语气是我的最爱。

你没看错，诗歌可以说就是那个“啊”字。马克思说，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（重点

是“叹息”），诗歌中的“啊”也是叹息，但并非用于叹喟或者抒情。语气也！诗歌就是那个拉长的“啊”，是语言的呼吸，人在说话，是独特生动的人声。

有一种文学语言是示意性的，传达意思即可，此外它要求灵活和节奏（舒服和活泛）。准确性和逻辑之类不在考虑之列。例如章回小说的语言。

[写作时]

应该每天写，这是增加敏感性也是降低敏感性，增加手的敏感而降低判断的敏感。不利于写作者的情况是，手生而不敏感但判断敏感以至于过敏。这里的确存在此消彼长的情况。所谓讷于言而敏于行，不是说不说了你就能写，而是写了就无须再说。

写作时的激动有时很可疑，你不是被所写的对象激动了，而是被写得如此绝妙所激动。这个判断来自何处？因为有一只虚荣的镜头看着你。去除写作中的这种“镜头感”的确很困难，但也许必要。写得太激动的时候应该适时地走开。

写作过程中尽量让你的手去思考，头脑的工作尽量消极。头脑最大的任务是阻止妨碍手思考的因素。一个积极判断的头脑是有碍写作的。

修改非常必要，但有其方法，需要尊重工序流程。只有在流程中我们才不是机器，是掌握了机器的人。

不修改就是将自己变成写作机器，满足于机械作业。很奇怪，你花了多大的力气是完全可以看出来的。说到底，写长篇是一个力气活，不仅体现于宏观规模，甚至，也许是更重要的，体现于你对每一部分的尽心尽力。

伟大的文字不仅可以改，也经得起改。经得起改写、翻译、误读。按博尔赫斯的说法，具有不朽的禀赋的作品经得起印刷错误的考验，经得起近似译本的考验，也经得起漫不经心的阅读和不理解……在变换中释放能量，甚至运行能量。

在一个大的“气场”中是允许有瑕疵的，甚至可以将欠缺变成某种优点。这和粗制滥造无关。就好像手工产品总是有个人印记的，就算不规范也优于机械制造的光滑平整。

唯一可能的评判是你有没有你自己的依

据，你是否遵循了自己？是否集中了足够的精力？以及你的怪癖是否得到了执行或者有无机会得以表达？我们只会根据你来判断你，不会根据时尚、风气，甚至至高原则来判断你。

在艺术这件事上寻求同一的道，不仅枉然，也是违背艺术之真义的。在这件事上只有不同的特殊方式，并无一致的评判依据。法官该死，而囚徒得以新生。如果是反过来的，有艺术的终极法庭存在，我肯定拎包走人了。

[很想写]

很想写诗，但不想像以前那样写了。五十岁的人写的诗应该是什么样的？招魂也招不来逝去的状态。唯有诚实，才能广大。

现代汉语很适合写诗，不仅因为它的根子是示意性语言，也因为两个字和四个字所组合的词语具有天然的节奏性。但迄今为止鲜有了得的诗人出现。虽然原因很多，但我认为很重要的一条是缺乏对这种语言的信任。要么削减其容量以求所谓的纯粹，要么以翻译为依凭改变其天然构造。说汉语伟大也都是嘴上说说的，真的信任、依托的人不多。

你可以写一种诗，但最好不要只喜欢一种诗。你也可以只喜欢一种诗，但最好不要喜欢的是你写的那种诗。我觉得应该相反，写一种，但喜欢多种；或者只喜欢一种，但绝不是自己写的那种。如此，写诗这件事才会变得有趣，也可免于自我中心的偏执。

总写一类东西会让人厌烦。那根针越磨越亮是没错的，但亮到最后呢？有一种坚持是因为曙光即将莅临，有一种坚持是僵而不死。所以，挺住有时并不意味着一切。马原说得好，只有死亡每次都是新鲜的。

转向对象吧，要明白，你真正要写的东西大于你表达之欲的种种可能。

某种艰涩、质朴、幽深、广大、严谨和玄妙之诗令我心向往之。

不要为写一篇好东西而努力，而要为随便写一篇好东西而努力。目标不是好东西，是那个“随便”。写作人生就是一个写字，好东西出于意外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